武經總要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

兵貴有繼 兵無繼必敗附　　兵多宜分軍相繼

救兵　　力少分兵必敗

分兵勢破之　　上速

示緩 攻敵有緩急附　　示弱

示彊　示閑暇

設詐誤敵此條正文闕　素教

素備　先設備取勝戒不備附

兵貴有繼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弟三監弘壽及大彤渠師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屯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

故示弱以驕其氣乃引歸水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懷臺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之懷臺也東觀記作環臺云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戰於東城下大破之

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又來與曹操戰時曹操兵皆出取麥不能以千人屯營不固曹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

里明日復來曹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魏大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將賈逵度吳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三百里聞休戰敗孫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

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
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
蜀將姜維圍狄道魏將陳泰等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南西高山之上多舉烽火鳴鼓角城中見
救者至皆憤勇維謂救兵當須集衆而發乃率間
救已至似有奇變宿謀倉忙引兵退去

兵無繼必敗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為清邊

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于峽石谷遇賊道險虜甚衆孝傑以精卒銳士為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定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有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殆盡時張說為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兵多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軍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以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夏秋人多盡應飢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救兵

春秋時楚伍員與申包胥交子胥楚臣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謂路也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稷沂皆楚

地名

力少分兵必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發軍與戰徐僮間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於蘄西大戰帝軍敗之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部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别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敗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俟其力疲可擊也

漢乃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里
阻江北為營作浮橋副將劉尚將軍萬餘人屯於
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既輕
敵使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能相及賊若
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破尚公即破矣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李豐袁吉攻漢使別
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詔諸將勵之曰今
與劉漢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㮚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疑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河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敗破之斬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兵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

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栅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于白茅灣進尅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

曰彼軍士有如是紫氣不易可當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長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兵勁弩攻其前輕鋭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

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敵我勢既不分衆寡不敵我便救於首尾無以制之今莫若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既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退戰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經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並

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

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前秦苻堅諸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

營深溝髙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以甲羅之壘

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資寶乞救諸國

温宿尉須等國互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

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諸將咸欲

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

分力散非良法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鎌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缺戰于城西敗之帛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

分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説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歳漢常㓜困願君入武關項羽必領兵南走王深壁於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

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此以徼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速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非計也今莫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

衆進臨江陵南平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
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
下之衆勢急行危所備皆悉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嶺自持所敵者大無寧息孫晧與
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齊心致死已可知
也軍不踰時必可克定矣帝納之卒以此勝吳

唐末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
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
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
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
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孫入天井關進軍
昂車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
言降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彰棄城走叔琮進攻
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達王

周將步軍一萬騎卒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縣名屬鎮州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

上速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子息子揵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擒也不如速戰（勢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擒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奔登山以望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

會之吳師大敗遂伐舒鳩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救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敗吳師于鴻口（宋地）

蜀將孟達降魏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政恐達速發回書紿以

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結宜審而後動懿答曰達無信義此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

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有衆萬人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謹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請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兵直進逼據吾東必苟曜孺子與之連

結也事久便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孺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其事耳進戰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以盩張流反厔竹乙反尉魏思温為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神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説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

險足以自固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

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

利實為良筭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

渡以擊潤州思温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

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

無能為也果敗

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

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

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

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收固鎮克興州取蜀三招討兵於三泉所俘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

斷結栢津以絶追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
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橋而去水泛無舟楫可渡延
孝謂招討使孝嚴曰吾縣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
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
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梁淹留數日若王衍堅閉
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
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千人
步軍溺死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關進據

漢川遂平蜀

後漢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緣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據守帝遣范延光諭之延光曰若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巳决樞密使呉廷祚因奏太宗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歳月破筠素輕鋭若速舉兵擊之彼必不出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供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留旬浹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神速不貴羈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難則勝負未决上納

之六月巳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

馬全義問計全義請并力急攻旦日緩之恐生變

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尅其城

示緩 攻敵有緩急附

秦伐趙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

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

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

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者善食遣之間以報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
與非趙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
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
秦人聞之悉甲而去奢從兵擊破之遂解閼與之
圍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必不能
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
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果救之操敗

曹操既尅鄴袁尚袁熈遂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孫康恃遠不服曹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熈可擒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操引兵還康果斬尚熈傳送其首諸將咸問操還兵而斬尚熈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熈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示弱

春秋時楚子侵隨（國名今義陽有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

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鬬伯比楚大夫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

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羸弱也王毀軍而納少師鬬伯比之謀少師歸請

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楚子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邑
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庸人逐之囚子陽窻窻戢梨官屬三
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
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
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北走也惟裨鯈魚人實逐之
裨鯈魚庸三邑庸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秦人巴人從楚師盟蠻見楚彊故也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郡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設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單于為盜若入堡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堡不

敢戰如是數歲餘匈奴每來戰數不利失亡多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白得賞賜皆不受願一戰於是乃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斤之士五萬控弓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少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而來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萬餘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釋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故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趨利半至乃入魏地使士卒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併必正反）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弓弩俱發魏軍大亂涓乃自刎

前漢韓王信反亡走匈奴與匈奴謀攻漢高祖往擊之至晋陽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回言匈奴可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爭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此必欲見拒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以為慢沮軍心械繫
敬廣武遂帥兵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於
白登七日然後圍解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
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既而登
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
開南門引兵指策營步騎鈔其後策將周章方結

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遂即大敗棄

陳霸先討杜龕以侯安都居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策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城

後周末楊堅作相尉遲迥拒命堅遣將于仲文率兵定

關東次蓼隄逈將檀讓擁衆數萬人仲文以羸師出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出海鹽劉裕築城於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深慮衆寡不敵乃夜偃旗示以羸弱覩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隋末賊率孟讓衆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充偽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敗之虜男女十餘萬口僅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效命至壽春劉仁贍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餌之伏精兵於便

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
敗之仁瞻僅以身免
本朝太宗時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密授成筭於府州
折御卿使為之備至是虜將韓得威萬餘衆誘党項
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勒浪
等乘虜之亂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衆死者十六七
奏至上召其使問狀謂左右曰北虜小醜輕進易退
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斷其歸路

從而聲之必無遺類果如所言左右呼萬歲因遣内府往圖地形觀之勒浪等族與虜有隙悉欵塞内附示疆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門也桔胡結反柣徒結反入自純門及逵純門鄭外郭門也逵郭門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内城不閉城門出兵蓋鄭示楚以間故子元畏之而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諜間也
幕帳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將以伐楚百濮夷也麇居鈞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也楚人謀徙於阪高楚之别邑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上下同食廩倉也無異饌也

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有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多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數出停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窮力弱救不能至併兵急攻詡於是使彊弩競射發無不中羌大震駭奔北詡因日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更易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後漢石勒以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令敬退屯樊
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
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
得走敬又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
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以勒大軍至懼而奔于
武昌敬遂入襄陽
示閒暇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兵

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告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必令其騎張左右翼而進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遂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遣射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

到匈奴陣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有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皆以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復還其騎中解鞍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皆引兵去

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曹操軍臨漢中蜀將趙雲將數千騎輕行猝與曹操大

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營雲更大

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兵遂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引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

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之亮城中兵力弱將

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馬令軍中皆偃旗臥鼓

不得出菴幔開四門掃地却洒懿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伏循

山走矣邏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前梁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苦洽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有伏兵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東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至洛

陽與東魏高歡戰于邙山趙貴為左軍惠為右軍歡兵突左軍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擊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歡復來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敗軍徐還歡追騎憚惠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 王君㚟死河西洶懼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賊又暴至略無守御之

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
持須以權通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
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
之

本朝李謙溥初事周為閑廄使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
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
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揺羽扇引二小吏登
城徐步按視賊知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

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之賊營中大擾遁去

素教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所教以義讓哀樂為本不可力彊也虢弗蓄也亟戰將饑後為晉所滅言虢不蓄義讓而力戰也

晉文公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納以言觀其志明試以功考其事車服以庸報其勞）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兄也）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以多）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素備

蕭衍為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

阜皆未之用軍中呂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索櫓者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出入卧内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交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乃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焉

端拱初敵自大石路南侵張齊賢預簡廂軍千人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帝降詔褒美焉

先設備取勝

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強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邑之士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汭地名右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能退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

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兵示武也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

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吳人至見荆有備而返

左皮曰其返覆六七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

行三十里擊之必勉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將南征吳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礪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時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顯等

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方泥阻兵以叛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刼營宜備之乃戒嚴仍人課草拾束伏以待之是夜方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方泥等

戒不備附

貞元初詔李元諒從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凉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源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

源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倘有急變何由應
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君命固止之元諒欲與瑊
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栅深固
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
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
十七八瑊單騎奔還羣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
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
固瑊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

元諒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

乾隆御覽之寶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